

自然环境险恶、传染病横行、暴力冲突频发……自今年3月远赴利比亚后,迎着危险,乔民带领队员一次次深入一线抢救生命。作为一名军医,他两赴非洲,在国际维和的舞台上展示出中国军人的风采。

维和军医 赢得世界喝彩

本报记者 李莉雅
通讯员 王瑞勇 刘会宾 陈江文/文
通讯员 刘会宾/图

2012年3月15日,中国南航的一架大型客机从首都机场直冲云霄,带着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赴利比亚维和医疗分队飞赴一万五千里外的西非大地,开展为期8个月的维和任务。在长达22个小时的旅程中,队长乔民一路辗转反侧,几乎没有合眼。这是他自2009年参加“和平天使”中国加蓬人道主义医疗救援联合行动之后,第二次奔赴西非,所以他一直在思考,作为新时期的军人,该如何带领42名队员在国际维和的舞台上展示中国军人的风采?

传染病横行、自然环境险恶、暴力冲突频发……迎着危险,他带领队员一次次深入一线抢救生命——

“不能因为怕危险而耽误了治病救人”

当地时间5月3日,绥德鲁地区一个居民点发生重大不明疫情,一个月内相继有70多人被感染,2人因无法救治而死亡。得到联合国(“联合国驻利比亚特派团”简称)的疫情通报后,乔民焦急万分。有着20多年医疗工作经验的他非常明白,如果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就可能有多数无辜的人倒下,必须马上行动起来,与疫情展开生死较量。但是,他又不得不心存担心:疫情诱因不明,对疫区任何东西的接触都有被传染的危险,如果贸然前往疫区,队员的安全如何保障?

“根据联合国规定,这个居民点不在保障范围内,即使不去救治,也不会有人说什么。”“眼看着近在咫尺的非洲人民在病痛与死亡中挣扎,中国军医该践行救死扶伤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开始在他的脑海中碰撞。“不能因为怕危险而耽误了治病救人。”当天下午,他迅速从分队中抽调了呼吸、神经、普外、传染、检验等9个专业的12名专家组成医疗小组,做好了随时开赴疫区展开医疗援助的准备。

出发前,乔民逐个与队员谈心,告诉大家这次救助活动危险重重,如果谁不愿意参加,可以申请退出。在简短的动员部署会上,他动情地说:“同志们,看一看我们胸前的白求恩像章,他正在看着我们,我们应该像白求恩一样践行救死扶伤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遭受疫情蹂躏的非洲人民等着我们,我们能停下脚步吗?”

第二天一大早,中国二级医院检验室的门前拉起一条醒目的隔离带,透过检验室的玻璃窗,隐隐约约地看到乔民和几名队员穿着厚厚的防护服,正在对感染病人的血样、便样进行分类整理和化验……经过数天与死神零距离接触,12种检查结果成功检测出来,第一时间被送往联合国总司令部和最高决策层手中。接到这份珍贵的资料后,联合国医疗处处长土库尔中校专门致函中国二级医院,表达由衷的谢意。

疫情散去,乔民和队员们的心里充满了喜悦。

针对各国分遣队一级医院专业技术水平不高的问题,他主持开办了任务区内第一个专业培训班——

“要给利比亚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当地时间7月6日21时许,细雨绵绵,分队生活区响起急促的警



乔民(右二)经常带着医疗分队的队员们检查药品,确保病患的用药安全。

报声,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警报声刚落,行政值班室的喇叭里又传来紧急通报:“联合国总部安全处一辆汽车在利科边境执行任务时突发车祸,造成1名重伤,2名轻伤,要求大家迅速做好接诊准备……”

接到通知后不到10分钟,手术室内各类医疗器械准备就绪;5分钟内,由10个专业、15名专家组成的抢救小组进入各自位置。半个小时后,联合国驻绥德鲁的民事一级医院将伤员运抵中国二级医院。当时,这名伤员右臂血肉模糊,一块直径约6公分的创面上,泥土与鲜血混合在一起,露出了白花花的骨头。“赶快注射破伤风抗毒素,麻药准备,清理伤口,查找异物。”“伤口面积太大,部分肌肉已经受损,立即采用零号线进行缝合。”……手术灯下,3名外科医生清创、缝合,一直持续了2个小时。得知情况后,B3战区安全处处长玛亚加感叹道:“你们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一流的诊疗技术,让人放心,更让人钦佩。如果任务区内的医生都有你们这么高的医疗技术就好了。”谈话间,玛亚加也有些忧虑:“总有一天你们要离开这里,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对于玛亚加的忧虑,乔民深有体会。绥德鲁地区各分遣队一级医院和当地民事医院除了缺少设备、药品以外,医务人员的专业素质也是参差不齐,90%以上的病情处理都要借助于中国二级医院。

“当年,白求恩大夫冒着枪林弹雨,点着煤油灯,开设医疗夜校,培养了一大批医学天才。现在,我们比那时条件好多了,在完成日常医疗工作的同时,要想办法给利比亚留下一支医疗队。”行政例会上,乔民的提议让队员们感同身受。随后,他根据当地常见病发病情况,专门抽调出8名医疗骨干,入驻绥德鲁地区的各国分遣队进行医疗知识宣教、巡诊、消杀,开展技术帮带。与此同时,他几次与各国分遣队、当地莫林医院等一级医院沟通协调,建立了每两周一次的疫情通报和学术讲座制度。从4月初开始,来自3个国家分遣队的一级医院和莫林医院的医务人员定期走进中国二级医院,在这里聆听中国军医的专业知识讲座,接受专业技术培训。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在利比亚任务区开设有计划、有系统的集中专业培训课堂,此举赢得了各国维和部队的高度关注。

近日,一名被汽车撞伤的当地平民,携带当地政府的介绍信前来中国二级医院就诊。当接诊医生打开由当地一级医院包扎的纱布时,不禁喜上眉梢,从包扎质量到伤口处理都有了明显进步。乔民兴奋地说:“看来,这个培训班开得很及时,很有必要,这支带不走的医疗队正在一天天成熟起来。”

在卡西夫回国1个月以后,新一轮的巴基斯坦驻绥德鲁最高指挥官专程来到中国二级医院,送来了卡西夫的感谢信。从信件的内容来看,卡西夫的母亲在服用中国二级医院开出的药品后,病情出现了明显好转。为了表达谢意,卡西夫在信中分别用母语——沃尔都语和汉语写下了“中国军医万岁”、“中巴友谊万岁”。

乔民的父亲是军人,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父亲对他影响颇深。“穿军装,做军人是我的唯一理想,我已经实现了。我不是像父亲那样拿枪守家卫国的军人,而是用医术传递友谊、维护和平、救死扶伤的军人,是白衣使者,希望用大医情怀,赢得世界的喝彩。”乔民说。



每一位到中国二级医院治病的利比亚人,都能得到医疗分队医护人员的细心照顾。图为乔民(左三)正在为病患做检查。

联合国一名雇员的孩子、巴基斯坦一名军官的母亲……只要向中国二级医院求助,他都极其负责——

“在医生的眼里病人没有国界之分”

6月的一天早晨,联合国一名雇员罗伯特急匆匆跑进中国二级医院,泣不成声地喊道:“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孩子,她快不行了!”乔民立刻停下正在进行的早交班,询问缘由。

原来,几天前罗伯特2岁的女儿突发高烧不退,经过当地一家医院诊治,病情并没有好转。那天一大早,孩子病情加重,生命危在旦夕。“不管在不在保障范围内,只要是病人我们绝不能见死不救。”得知情况后,乔民一边告诉罗伯特当地政府申请介绍信,一边迅速安排2名医生,驱车十几公里来到罗伯特的家里。

很快,孩子的血样被检测出来,患的是恶性疟疾,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白细胞已经下降到正常值的八分之一,治愈的希望十分渺茫。面对这样的结果,乔民坚定地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决不放弃。”经过2天的抢救,孩子的各项生命体征奇迹般地恢复了。几天后,乔民再次来到罗伯特的家看望孩子。罗伯特高兴地把一个菠萝塞到乔民手里说:“你们救了我的孩子,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这个菠萝是我自己种的,请务必收下。”临走前,乔民翻遍身上的口袋,把仅有的800多美元留给了罗伯特。

“医乃仁术”乔民对这句话的理解很深刻,“既然穿上白衣,就要对每一个生命负责,在这个神圣的岗位上,医德的远播,医和舞台上也就有了许多温情的故事。

前不久,巴基斯坦即将轮换回国的军官卡西夫专程来到中国二级医院,恳请中国医生为他的母亲看一看病。原来,卡西夫的母亲双膝浮肿,关节疼痛,多年来一直遭受着病痛折磨,在巴基斯坦国内四处求医,病情始终没有好转。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卡西夫来到了中国二级医院。见到乔民后,卡西夫十分激动:“长官,虽然我的母亲不是保障体系内的病人,但是老人被病痛折磨了十几年,请务必帮这个忙。”

这时的乔民有些犯难了:不面询问病人的病情,单靠第三者口述确定病情,开具处方是极不负责任的医治方法。看着卡西夫充满期待的眼神,乔民掏出了手机,让卡西夫拨通了巴基斯坦家中的电话。接通后,当卡西夫的母亲得知是中国军医向她询问病情后,老人激动地说:“中国医生为我看病,再可怕的我也不怕。”在长达半个小时的通话中,中国二级医院先后有5名专家向老人询问病情,经过会诊,基本确定了诊治方案,并送给卡西夫3个疗程的药品。

在卡西夫回国1个月以后,新一轮的巴基斯坦驻绥德鲁最高指挥官专程来到中国二级医院,送来了卡西夫的感谢信。从信件的内容来看,卡西夫的母亲在服用中国二级医院开出的药品后,病情出现了明显好转。为了表达谢意,卡西夫在信中分别用母语——沃尔都语和汉语写下了“中国军医万岁”、“中巴友谊万岁”。

乔民的父亲是军人,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父亲对他影响颇深。“穿军装,做军人是我的唯一理想,我已经实现了。我不是像父亲那样拿枪守家卫国的军人,而是用医术传递友谊、维护和平、救死扶伤的军人,是白衣使者,希望用大医情怀,赢得世界的喝彩。”乔民说。

22年,用爱陪伴『兵哥哥』

本报记者 李莉雅
通讯员 马健 李跃玲 / 文
本报记者 董永博 / 图

这是辛集市一个普通的居民楼,刘月红李锁贵夫妇就住在一楼一套60平方米的两居室里。这是李锁贵1992年退伍回辛集后,当地政府给他们安置的家,夫妻俩已经在这里住了20年。

家里并不宽敞,却一尘不染。因为高位截瘫,李锁贵大小便都是在房间里解决,可记者却没有闻到一丝异味。“这都是月红收拾得好,我一弄脏衣服和床褥,她马上就给换上干净的,脏的衣物也马上就洗了,第一次来我们家的根本不相信这是有瘫痪病人的家。”44岁的李锁贵说,娶到刘月红,是他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

以诗为媒,“让我来照顾你”

1988年,20岁的李锁贵一身戎装,对未来充满期许。然而,他和战友们在执行公务时,发生了车祸,两位战友牺牲,他幸运地捡回一命,却因伤势严重导致高位截瘫。脱离生命危险后,李锁贵被送到位于邢台市的河北荣誉军人康复医院继续接受治疗、进行休养。

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之时,却瘫痪在床,突来的变故使李锁贵一时难以接受。平日就喜欢写诗的他,身体稍有好转便拿起纸笔,写下一首名为《结束吧,生命》的现代诗,用来排解内心的郁闷。写完后,他就将写诗的诗稿随手丢在一边。医生看到后,觉得诗写得很好,为了鼓励李锁贵,医生悄悄地将诗寄给了《战友日报》,没想到很快就被刊登出来。后来,这首诗又被多家报纸和杂志转载,李锁贵知道后开心又意外,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首诗后来还成了“媒人”,为他寻来了一位善良的妻子。

刘月红是保定市高碑店人,她的父亲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军人,自小耳濡目染和父亲的教诲使月红对军人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初中毕业后她曾报名参军,但由于种种原因,做一名军人的愿望始终没能实现。1989年4月,在一本杂志上,她读到了《结束吧,生命》这首诗,诗中流露出的痛苦不堪和对生活的渴望,深深震撼着月红。“这是一位好战士,应该想办法劝解劝解他。”月红当即联系到杂志社,要来了李锁贵的地址之后,给他写了一封信,鼓励他勇敢面对命运的挫折。

几天后,李锁贵收到了月红的来信。“真是一位善良的女孩,我应该像她说的勇敢面对人生。”看完信后,他给月红回了信,感谢她对自己的鼓励和支持。就这样你写信,我回信,在频繁的书信交往过程中,月红越来越感到李锁贵是个正直、善良的人。“像这样高位截瘫的人,今后的人生之路该如何走?”月红渐渐地把对李锁贵的同情与对军队的热爱交织在一起,由敬佩之情转化为爱慕之心。

经过几天的思考之后,刘月红瞒着家人,决定到邢台见一见李锁贵,然后留在他身边照顾一段时间。月红的到来,像一片灿烂的阳光照亮了李

回想起初相识的日子,平时就很喜欢写诗的李锁贵是这样描述的:“一个高位截瘫的伤残军人,一首刊登在杂志的诗,一个年轻善良的健康女孩,一封真诚的鼓励信,就这样,我们相识相知相爱,并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如今,22年过去了。我们都有了改变,但我们与幸福永相伴。”

只因对军人的崇敬,年轻善良的保定姑娘刘月红毅然来到因公高位截瘫的辛集市残疾军人李锁贵身边,用充满温馨的爱,为李锁贵点燃了一盏生命之灯,演绎出令人动容的拥军故事。



片,回忆相伴走过的二十二年,这里面有辛酸、艰难,但更多的是幸福。



刘月红的故事感动了不少人,她也因此获得不少荣誉。



刘月红每天悉心照顾丈夫的生活,用爱为丈夫点燃一盏生命之灯。

锁贵阴暗的生活,月红更是被这个有才华的军人深深地吸引着,两个人渐渐地产生了感情,她决定用一生的爱去照顾锁贵。“你是一位好姑娘,应该有更好的归宿。你要是嫁给我,会一辈子受苦受累。”李锁贵理智地拒绝,并让她赶快回保定。可性格倔强的月红,在爱情面前较起了真,她坚决留在李锁贵身边,更加悉心照顾了他三个多月,用行动表达了自己忠贞不渝的爱情。李锁贵被感动了,流着热泪,两颗滚烫的心贴在一起。

两个人的爱情,自然得到了女方家庭的反对。母亲一遍遍劝说女儿:“他身体残疾,家庭条件也不好,嫁给这样的人以后日子会很苦的。”亲戚朋友也纷纷劝她慎重考虑,但月红丝毫不为所动。1990年4月26日,在李锁贵休养的医院里,在医护人员和病人的见证下,李锁贵与月红喜结连理。

结婚时,月红是瞒着家人的,所以知道他们结婚后,家人虽然气愤,可也只好同意。“我妈说,既然选择了锁贵,就要好好生活,哪怕以后再艰辛,也不能舍弃。”月红说。

爱情诺言,“只要能让你过得好”

婚后的生活平静而幸福,在医院的照顾下,月红做起了医院的清洁工,一边照顾丈夫,一边赚些家用钱。在月红的悉心照顾和热情鼓励下,锁贵对人生又充满了信心。

1992年3月,李锁贵的病情得到控制,他和月红从邢台回到了家乡辛集市。辛集市相关部门为他们在辛集市安置了新家,月红在医院做起了清洁工。为了能够养家糊口,月红还打起了各种零工,后来在辛集市的安排下做了一份清洁工,算是有了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做清洁工很辛苦,每天凌晨四点,月红就要出门清扫马路,七点左右才拖着劳累的身体回家。回家后,顾不上歇一歇,她就赶着给丈夫做好早饭,然后叫丈夫起床,给他穿好衣服,背他坐到轮椅上,为他洗好脸,然后推他到餐桌前吃饭。吃完饭,月红洗好碗筷,就开始忙活各种家务……“下午月红还得上班,所以只能每天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她太累了。”李锁贵哽咽地说。

1994年,女儿扬扬来到了这个家庭,夫妻俩很开心。可是,不久之后,他们就发现扬扬的眼睛有问题。夫妻俩带着扬扬到医院检查发现,孩子左眼失明,右眼面临失明,经过治疗后,右眼视力只恢复到0.3。丈夫残疾,生活不能自理,女儿也有残疾,月红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可她无怨无悔,而是更加坚强地面对。

护理高位截瘫病人,以一种颠倒常规的方式生活,成了月红的习惯和必修课——习惯了丈夫大小便失禁,每天月红都要给丈夫数次换衣服,然后将脏衣物洗晒好;习惯了长年坐轮椅、抵抗力极差的丈夫不能受凉,每年酷暑时间,她都不敢开电扇,任凭自己热得汗流浹背;习惯了用瘦弱的脊背,背着150斤重的丈夫,一步步挪到洗澡间;习惯了丈夫对很多东西忌口,她从不吃辛辣食品,二十多

年来几乎没有吃过水果;习惯了因行动不便的丈夫心情郁闷,偶尔冲她发发火,她从不和他吵架,只是出去转转,等丈夫火气消了,再回来默默地照顾……

2002年,命运再次考验这个家庭,李锁贵的弟弟因车祸去世了。年迈的父母、弟媳和两个侄子都要靠李锁贵夫妻照顾,生活愈发艰难起来。为了减轻月红的负担,李锁贵有时候坐着轮椅走街串巷,卖些儿童玩具挣点零星零钱。

“锁贵老觉得对不起我,说他们一家拖累了我。我并不觉得,因为我是他的妻子,他的家人也是我的家人。”月红说。

生命有你,“我愿一生陪伴”

李锁贵的抚恤金加上月红的工资,两个人的收入并不多,却要负担8口人的生活,压力很大。可无论生活有多么艰辛,月红始终是微笑着面对。

李锁贵的病会时常发作,一般病情不太严重的时候,他们就在家输液治疗,这时月红又当起了他的护士。为了减轻花费,月红学会了输液、打针。

今年,李锁贵身体越来越差,只能呆在家里。为了减少丈夫的烦恼,刘月红攒钱给他组装了一台电脑。如今这个电脑已经成了李锁贵生活中的一个部分,他开通了微博,并记录下生活的感悟,与朋友们一起分享,不过他风趣地说,月红才是他的铁杆粉丝,闲暇时,两个人经常一起欣赏,生活得有滋有味。

“我们不跟别人比吃穿,虽然住的还是公房,家具也是相当简单,生活过得苦巴巴,但我们彼此理解,互敬互爱,小日子过得不比别人差。”刘月红说,她的生活里,没有抱怨,没有后悔,有的是希望和满足,与过去的日子相比,她觉得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

2007年,一家三口补照了一张幸福的婚纱照。女儿扬扬,从小就聪明好学,乖巧懂事。虽然身有残疾,但她和妈妈一样用阳光一样灿烂的笑容面对生活。在爱的光环下,幸福的一家人生活得其乐融融。

22年来,刘月红每天承受着常人无法承受的苦累,省吃俭用,少睡少歇,受苦受累,脸上却总是洋溢着微笑。“月红工作从不怕苦怕累,从工作到现在8年时间里,她几乎没有请过假。去年她的母亲去世,也只是请了三天假就回到了工作岗位。”辛集市城管委环卫处处长告诉记者,刘月红从来没有向单位提过自己家情况,她总说自己得到的要比付出的多,因为辛集市为他们解决了住房,帮她找到了工作,单位还帮助自己申请到了低保,在工作上照顾自己,所以她不仅要把这个家撑起来,还要尽可能地回报社会。

刘月红的故事,让人敬佩和感动,她因此入选了“辛集好人榜”。李锁贵动情地说:“没有月红,我早就不在人世了。我欠她太多,她的爱,让我刻骨铭心。”“生命有你,我愿一生陪伴。”刘月红紧紧握住丈夫的手说。